

像名侦探一样思考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持久畅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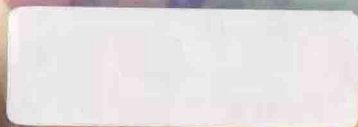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

探案集



(英) 柯南·道尔 / 著
郑雯雯 / 编译

吸血鬼 王冠蓝宝石案



企业管理出版社
ENTERPRISE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像名侦探一样思考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持久畅销书

福尔摩斯

探案集

(英) 柯南·道尔 / 著
郑雯雯 / 编译

吸血鬼 王冠蓝宝石案

升级版



企业管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吸血鬼;王冠蓝宝石案/(英)柯南·道尔著;郑雯雯编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164-0871-1

I. ①吸… II. ①柯… ②郑…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8841 号

书 名: 吸血鬼;王冠蓝宝石案

作 者: 柯南·道尔

编 译: 郑雯雯

责任编辑: 王秋菊

本书策划: 闫书会

书 号: ISBN 978-7-5164-0871-1

出版发行: 企业管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 号 邮编: 100048

网 址: <http://www.emph.cn>

电 话: 总编室 (010) 68701719

发行部 (010) 68414644

编辑部 (010) 68416775

电子信箱: 80147@sina.com zbs@emph.cn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45×220mm 1/16 12 印张 1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QIAN 前言 YAN】

“上帝，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谋杀，华生……”

在中国小读者的心目中，福尔摩斯是永远的名侦探，福尔摩斯与华生的经典对话已家喻户晓。

为了重现原汁原味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形象，我们编译了《福尔摩斯探案集》（升级版），将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最为经典的篇章集结成十个分册，包括《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归来记》、《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最后的致意》等几十个精彩故事。

作者柯南·道尔（1859—1930）被誉为“英国侦探小说之父”，迄今为止仍是全国世界最畅销侦探小说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合乎逻辑的推理引人入胜，结构设计起伏跌宕，福尔摩斯以及助手华生等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描述的内容涉及当时英国社会现实生活。对于其艺术成就，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曾说：“与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相比，没有任何侦探小说曾享有那

么大的声誉。”

柯南·道尔塑造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是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里初露头角的，那是1897年和1899年之间出版的两本小书。此后问世的一系列短篇故事，头一篇叫做《波希米亚丑闻》，1891年发表在《海滨杂志》上。书出之后，很受读者欢迎，读者要求更多的后续故事。于是自那以后，在近40年时间里断断续续所写的故事，已不下于五十六七，这些故事分别收集在《冒险史》、《回忆录》、《归来记》和《最后致意》《新探案》等续集中。

在编辑《福尔摩斯探案集》（升级版）的过程中，我们刻意筛选了作者原作中的精彩篇章。选编的这些故事结构严谨，环环相扣，情节跌宕起伏，案情引人入胜，再配以经典插图，让你于紧张刺激的阅读中享受直观有趣的视觉冲击，这十册小书可以说是值得收藏的福尔摩斯探案经典版本。

一百多年来，根据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改编或演绎的艺术作品数不胜数，他们有的是影视作品，有的是漫画作品，这些作品使得福尔摩斯的形象历久弥新。愿我们编辑的这套集子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能让福尔摩斯的形象更加鲜亮。

本书编译者

2014年7月4日



第 九 集



归来记

魔鬼之足

1



新探案

序 言

38

王冠蓝宝石案

40

吸血鬼

62

三个同姓人

84

雷神桥之谜

106

爬行人奇案

134



最后的致意

敬告读者

162

临终的侦探

163



魔鬼之足

我一般都会把我和福尔摩斯一起经历过的一些奇闻怪事仔细地记录下来。因为他自己对抛头露面感到非常地厌恶，因此我在记录过程中时常要面对他给我带来的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种种困难。他性格孤僻，很内向，特别的不合群。他每次成功破获案件后，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将侦破的最后结果交给那些正规的警察官员，然后带着一丝嘲讽的微笑听着那些夸张的恭维话语。正是因为我的老朋友这种独特性格，才使我在这几年里极少发表案情实录，我必须郑重申明的是，我并不缺乏奇趣的素材以及曲折故事情节。我特别荣幸地参加了其中的几次历险，对于这种珍贵的机会我不得不小心行事，三思而后行。

上个礼拜二，我出乎意料地收到了福尔摩斯寄来的一封电报——福尔摩斯的习惯就是这样的，干净利索，只要有地方发电报，他从来就不写信——电文是这样的：

为何不发表可尼西恐怖案？那是我办的最奇特的案件。

我搞不清楚我的这位老朋友怎么会突然想起这起案件，我也不明白他的脑子现在又在想些什么东西，他现在竟然允许我发表这起案件。于是我飞快地赶在他发来反悔电报之前找到了那个有点灰尘的笔记簿——里面记录了案件的详细情节——我匆匆忙忙

地整理了一下。

1897 年春天，福尔摩斯因为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原本健康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但是他自己却经常随心所欲、我行我素，这样他的身体已经快要病到极点了。那年三月，哈里街的黑·阿噶医生和福尔摩斯的第一次戏剧性见面，我在后面会再作补充。黑·阿噶说，如果这位著名侦探想让身体回到原来的健康状态的话，那一定要先放弃一段工作时间，老老实实在地疗养。但是福尔摩斯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他的思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后来他也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将来可能真会无法再工作了，于是他作了一点让步，同意改变环境，换换空气。事情就这么顺理成章，那年的早春，我们一起来到了可尼西半岛，住在坡尔都海湾的一座小别墅里。

这个地方有点奇怪，它非常适合福尔摩斯那冷傲的性格。我们住的这幢小别墅刷得非常白，高高矗立在有茂密树林的海岬上。我们可以俯视蒙兹湾那险恶的半圆形海湾，黑黑的悬崖和海浪拍打的暗礁是船只的死亡陷阱，无数水手在这个海湾丢了性命。可是当北风轻轻吹来的时候，它又是那么出奇的平静，像一块天然的屏障吸引着被海上大风暴折腾的船只前来避难停泊。紧接着，海湾会突然掀起一阵狂暴的西南风，拖起船只的铁锚，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展开了。这是一个阴森的半圆形海湾，它潜在的危机总是让那些精明的海员早早地远离这个邪恶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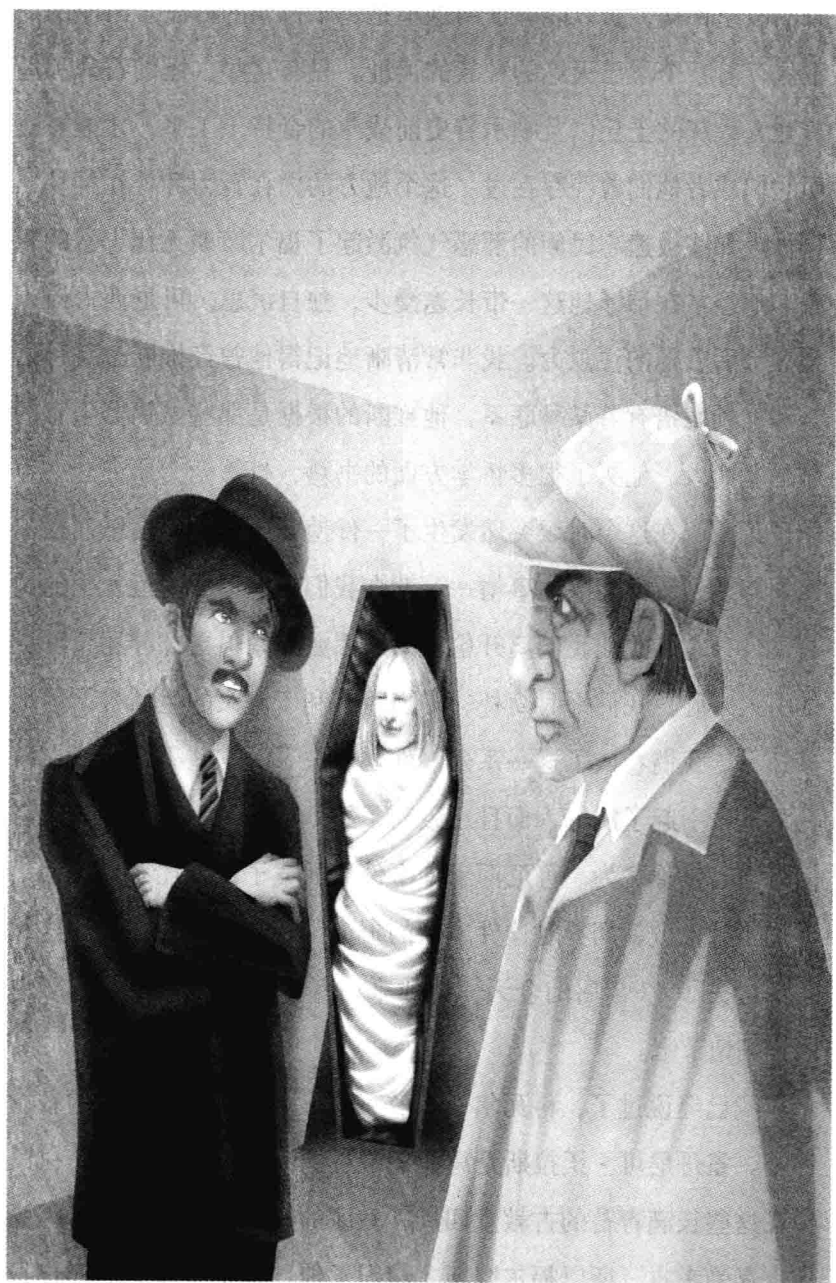
我们的房子靠近陆地的这面也和那个半圆形海湾一样阴森险恶。这一块地方沼泽到处都是，非常冷清昏暗。因为有一些高



耸的教堂钟楼，所以能够证明这里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沼泽的周围保存着某个早已灭绝的种族的遗址。只有这些古怪的石碑和埋着死人骨灰的土丘以及喻示着史前战斗的奇特土工事，才能够证明它们或者他们曾经存在过。这个地方的内在魅力和外在神秘，再加上那些被遗忘民族的邪恶气氛激起了福尔摩斯无比丰富的想象。他经常在沼泽地这一带长途漫步，独自沉思。可尼西古语也强烈吸引着他的注意力。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他曾经推断过某种语言和加勒底语有着某种联系，他推断的根据是那些做锡器生意的腓尼基商人。他买了很多哲学方面的书籍，打算全力研究这些哲学理论。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使我感到十分遗憾而福尔摩斯却感到无比高兴的事情——就在我们住的地方附近发生的这起案件，它远比让我们离开伦敦的原因更加紧迫更加神秘莫测更加引人入胜。我们平时简朴、平静而有利于健康的生活被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卷入了这一系列事件之中去了。这些事情不仅在科瓦尔地区引起了震惊，而且还轰动了整个英格兰西部。我的读者们对当时被称之为“可尼西恐怖事件”的案子可能还有点印象，不过当时伦敦新闻界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很不全面。现在，在这起案件过去了13年后的今天，让我来向各位披露这一起惊人案件的详细情节吧。

我已经说过了，科瓦尔一带散布着很多标志古老村落的教堂钟楼。雀丹尼可·沃拉斯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村庄。几百个村民住在这些长满青苔的古教堂四周，教区的牧师名字叫朗黑。因为他也喜爱考古，所以福尔摩斯才结识了他。他是个神态慈祥、身







体发胖的中年人，非常喜欢研究当地民俗。他曾经邀请我们到他的牧师住宅喝茶，在他的住宅里面，我们又认识了摩提墨·特瑞庚尼思先生。他没有结婚，一直一个人生活，他在牧师那宽敞而陈旧的房子里租了几间，这样帮助了这位穷困的牧师。朗黑跟他的房客交情不是很好，但是他愿意租房子给摩提墨·特瑞庚尼思。摩提墨身体十分消瘦，皮肤黑黑的，戴着一副眼镜，一直都躬着身子，给人一种畸形佝偻的印象。我们在朗黑牧师住宅里喝茶的时候，牧师不停地说个没完没了，但是他的房客却显得额外内向忧郁——他神色凄然、沉默不语，显然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

3月16日星期二那天早晨，我们刚吃完早餐，正在抽烟，准备像平常一样到沼泽地去长途漫步。这时，朗黑牧师和摩提墨·特瑞庚尼思先生神色匆匆地闯进我们的房间。

“福尔摩斯先生，”朗黑牧师的声音异常激动，他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十分奇怪而又凄惨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碰到或听说过这种事情，幸好你还在这里，要不然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我有点生气地瞪着这个不打一声招呼就闯进来的不速之客。但是福尔摩斯却好像一只听到了追捕命令的老猎犬，充满斗志地坐在那里，他从口中抽出了烟斗，移了移身子，坐直了。他的手朝沙发上一指，我们这位惊魂未定的牧师和他那位神色焦虑的房客一起肩并肩地坐在沙发上。摩提墨·特瑞庚尼思先生看上去要比朗黑克制些，但从他那颤抖的瘦手和那双发亮的眼睛可以看出他们俩的心情是一样的。

摩提墨·特瑞庚尼思问朗黑：“我先说还是你先说？”

福尔摩斯说：“嗯，这件事情是你先发现的，不管这是一件什么事情，牧师是从你那儿听来的，还是由你来说吧。”

我瞥了他们一眼，看得出来牧师的衣服是急急忙忙穿上的，而摩提墨·特瑞庚尼思却穿戴整齐。他俩听了福尔摩斯简单的推理后表现出来的十分惊讶的神态把我逗乐了。

朗黑说：“还是我先说几句吧，这样你既可以决定要不要听特瑞庚尼思先生的详细说明和补充，也可以决定有没有必要先去案发现场调查一番。我首先说明，我们这位朋友昨天夜里是和他的两个兄弟欧文和乔治以及妹妹布仁姐一起在家里度过的。他们家住在雀丹尼可·沃拉斯。就是靠近沼泽地那个古老的石头十字架的那一幢。十点刚过他就离开了，但他的兄弟和妹妹还在餐桌上玩扑克。他的身体很棒，精神也很好。他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所以今天早晨还没有吃早饭，他就朝那个方向散步去了。他在路上恰好碰到了里查德医生的马车。里查德医生对他说有人请他去雀丹尼可·沃拉斯看急诊。摩提墨·特瑞庚尼思先生就自然而然地跟他一起去了。等他到了雀丹尼可·沃拉斯小村，他立刻发现情况异常。他那两个兄弟和妹妹坐在桌边，坐姿和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扑克也还摊在面前，但是蜡烛已经烧到了尽头。布仁姐已经死得硬邦邦了，她身边的两个哥哥却坐在椅子上又笑又叫又唱的，都疯了。死了的女人和疯了的男人，三个人的脸上显现的都是十分恐惧的表情，那种惊恐万分的样子让人简直不敢正视。房里面除了老厨娘兼管家潘特太太来过外，再也没有留下任何外



人来过的痕迹。她说她整个晚上睡得很熟，不知道房里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她一直睡在床上，没有离开半步。我们根本无法解释到底是什么可怕恐怖的东西，居然吓死了一个女人，吓疯了两个健壮的男人。我除了知道这些情况外，再也不知道其他什么事情了。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你能把这件事情查一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那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我是不想让身体还没有恢复健康状况的福尔摩斯参与这件事情的，因为这样对他的健康没有一点好处。但是一看到他那副紧锁眉头、一丝不苟、全神贯注的神态，我就知道我的希望又落空了。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地思索着这起的确很奇怪的案件。他终于开口说话了：“我答应你们，我的朋友，我会调查这件案子的。从表面上看，这起案件的性质的确是非常罕见的。你亲自到了现场没有，朗黑？”

“很抱歉，我没有到案发现场。摩提墨·特瑞庚尼思先生一到我家说完这件事情，我就拉着他往你这儿来了。”

“案发现场离我们这儿有多远？”

“从笔直的小路上走大概一英里左右吧。”

“我们不要再坐在这里了，让我们一起去瞧瞧吧！喔，等等，我还要问摩提墨·特瑞庚尼思先生几个问题。”特瑞庚尼思先生虽然一直都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表面上很镇静，其实内心很混乱。他坐在朗黑的身边，浑身都很不自在。他的脸色苍白，忧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福尔摩斯，他那双枯瘦的手相互交叉在一起，他在听朗黑讲述自己家人惨遭横祸的时

候，没有血色的嘴唇在不断地颤抖，目光中折射出对现场的恐惧和惊慌。

“你随便问吧，福尔摩斯先生，”他迫切地说，“虽然说起来很伤痛，但是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所知道的东西告诉你。”

“那你就讲讲昨天晚上的情况吧。”

“好。我昨天晚上在那里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紧接着我又和我哥哥乔治他们一起玩了一局扑克牌，我们差不多是从九点左右开始打起扑克来的，十点过十五分我就走了。离开的时候，他们还坐在桌边玩扑克，像平常一样高兴愉快。”

“谁打开门送你出来的？”

“潘特太太早就睡了，我是自己出来的，在离开的时候我还关上了房门。乔治他们玩扑克的那个房间的窗户都是关着的，不过没有拉上窗帘。我今天早上看的时候，窗户依然是关着的，应该没有人进过房子里面。但是他们坐在那里被什么给吓疯了，而布仁姐妹竟给吓死了，她的脑袋还靠在扶手椅上。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那里面的情形。真是太吓人了，恐怖得让人窒息。”

“按你讲的这些，表明这起案件确实是非比寻常。你难道没有想过这件事的真正原因吗？”福尔摩斯说。

“这肯定是见鬼了，福尔摩斯先生，这肯定是见鬼了！一定是有什么恐怖到了极点的东西进了房子，把他们吓成那个样子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也是无能为力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尽力去找真正的原因、真正的作案凶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接受这样草率的答案。特瑞庚尼思先生，你和你的家



人是分开过的吧，他们是住在一起的，而你却另外有房子？”

“喔，我应该事先告诉你，福尔摩斯先生。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家原来是瑞德路斯锡矿厂的主人，我们后来把厂子卖给了一家公司，卖掉锡矿厂的钱足够让我们再也不用干活儿了。我并不否认为了分财产我们曾经发生了争吵。但是后来我们都原谅了对方，我们都忘了我们曾经不愉快的争吵，我们一家人又和好如初了。”

“你再好好地回忆一下，你们一同度过的那个晚上，看还能想起什么，这或许能够解开这一惨案的秘密。再仔细想想，再回忆一下，我的朋友，还有没有其他有利于我们调查这起惨案的准确详细的线索？”

“很遗憾，我只知道这些。”

“你家人的情绪一直都很正常吗？”

“他们应该不是神经病患者吧？他们有没有早先就表现出了对马上就要来临的危险的恐惧？”

“没有。”

“难道你没有其他什么要补充的吗？你难道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的吗？”

“哦，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我们坐在桌边玩扑克的时候，我是背朝窗户的，而我哥哥乔治是面对着窗户的，他是我玩扑克的搭档。有一次我看见他死死地看着窗外，我也忍不住回头往窗外看了一眼。窗户是关着的，窗帘没有拉上，我能够看见窗外草地上的树丛。有一次我看见树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移动。我不

知道那东西到底是人还是动物，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树丛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我问他在看什么，他告诉我他看到了我看到的那些东西。这就是我知道的最后一点线索了。”

“你没有出去查看一下吗？你离开的时候没有想到其他什么不安全的事情会发生吗？”

